居業堂文集

居業堂文集卷十五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後學管繩萊編訂

序　贈送序

程仙膶詩序

程子仙膶工詩能文章予游懷安識之其人秀卓噭爽善談論交甚歡相倡和月餘請予序其詩予曰我昔與子度西津之橋登白雲之樓坐茂樹聽鳥音上下而俯潺湲詩之道不在是乎且夫常無有者化也惟人取而不竭者幾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莫間者慧也呂東萊所謂聲轉機囘虛徐容與至理自遇者子非有意於是哉吾觀子之詩謂適上遂窅然合萬物於性情而未有極其應乎感而未嘗忘其意之所自出者特有待於化者存也嗟乎惠施逐物不反日勞勞於雞三足火不熱山出口龜長於蛇之辯不

能浩浩乎與造物者游而貽蟲蚉之誚於天下其與陋儒區區門戸聲律掇拾繪琢爲詩者果孰異而孰同歟懷安小邑環山亘屬邑山溪清邃幽蒨可悦西津橋近郭勝境有山門洞者最奇欲往游不果予詩未工不足以紀之而言若此又仙臞之所笑也

北行詩序

嚴儀卿謂詩在妙悟而以入神爲極致神妙可傳乎或曰自然耳謳謡石竹金絲之響何一不出之自然顧謂入耳成聲不必合乎節者之莫非神妙也豈其然歟程子朏村爲人雅粹淵曠北行得詩若干首予受而讀之謂洪子去蕪曰子深於易者也妙萬物而爲言者易也獨易也歟哉洪子曰然予曰嗟乎朏村其知之矣其音節清舉妙合乎自然詞婉而意腴讀之者油油爾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情見於言外䎸村葢深得其旨者乃予與䎸村飲酒京師酒酣相歡角予得梟累勝䎸村持鉅觥脫帽連引十餘不稍屈及予來廣陵偶以病酒不能飲䎸村憑陵大叫嗤予予不動則瞬然自飲數十觴投袂起曰君不敢望我壁壘矣噫對其人如飲醇醪而意興之豪又如此其詩殆亦有不測之神乎

楊耕夫曰就一神字播弄精采奕奕讀是文而䎸村之詩可見

燕齊近草序

韓觀察霍岳赴官江西予遇之廣陵出所爲燕齊近草示予葢出都至歷下紀游詠懷之作其絶句六十首風韻遒上得龍標遺意予與霍岳爲布衣交握手燕市者十載霍岳雖官郎署而與予二三酒徒日沈飲放歌呼嘯睥睨一世發爲詩雄肆蕭淡落落焉絶塵氛而上於戲霍岳之志

何如哉予嘗以謂情見乎詞而根於志白香山身居顯榮而詩清老淡樸入妙蓋志不同於流俗即與世浮沈不難自見其眞而不染霍岳奕奕京華冠蓋今且爲宦千里而詩益清新蓋其爲人倜儻豪逸重然諾意念之深有非世人所知者予把卷朗吟不釋手飲酒申旦而其詩有期友人卜築白下之篇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吾移家江左之志久矣霍岳眞我友也舍霍岳誰與謀之

聽雨軒詩序

予幼讀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及夢天天上謠諸詩軒然起舞故酷愛長吉詩或曰誤矣詭誕非正也惑焉棄弗讀久之讀漢魏樂府乃知長吉章法一本樂府人不知其章法之奇惟字句是怪陋矣新安程偕柳謂予曰吾友吳鏡

秋今之長吉也及晤洪都則以所和長吉十二月樂府示予宛然長吉乃讀其聽雨軒詩則又大半出入青蓮而近體多錢劉風度噫鏡秋眞善學古人哉予嘗謂學古人者不可無我有我則可以彼可以此而我自爲我無我則眞宰既亡僞古人耳古人無煩我之僞爲而又肖之以我不亦惑歟予生平略能知古人之意惜窘於遇不獲殫力造其室以自成一家言今讀鏡秋詩不能不流連而三歎也

游仙詩小序

蘊眞而化詩之善也比焉興焉孰知之哉而知者自知之何敬祖云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非游仙詩所由作乎世以溫李並稱誣也義山詩也飛卿淫詞不可以言詩也今之傚西崑而徒以綺麗爲工非買櫝遺珠者乎尹生半檐爲游仙詩三十首託體於西崑工矣美矣蓋有意焉噫

意之不講烏睹所爲蘊眞而化者哉溘埃風而上征登閬風緤縣圃求矩矱之所同乎留不死之舊鄉乎讀者其知之

燕游詩序

今之詩人率宗蘇陸佳者亦頗清麗快爽但皆如一人所爲予讀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篇篇迥絶古文文從字順一而已矣以虞夏商周千數百年之文而若出一手眞者當有是乎廖子若村弱冠抱逸才爲詩英姿濯濯其來京也以燕游詩示予予嘗謂明之王李倡七子社天下靡然從風可謂極盛而徐文長獨矯然絶出倫輩不肯與伍眞軼羣之才今讀若村詩其得意處作者豈能相尚而骫度沖穆風神道上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乃廖子所以異也夫以廖子之才華足以動公卿傳當世者夫人而

知之乃予獨賞其所以異豈以異者今人同者古人邪異而同同而異古今人必自有分邪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然則古人所尙者和歟同歟廖子其知之矣

蔣度臣詞序

文之體日變體旣變各有其體所宜與否異耳槪而爲之不善也雖然異而同眞而已余夙不善爲詞然略通其意讀金壇蔣子度臣詞淸絕一往曲暢其衷所欲吐而運古設色天然絕去雕飾夫詩古文之妙不猶是乎然世所謂古文大家率拉雜苦寫經傳謂之有根據一字未能驅遣不知其文章何在如猛將千數衞車突騎甲士以萬數而大將茫無指揮榎枏礎石山積而一無結構謂之韓白公輸復生甯有是乎且夫眞者性情耳度臣友誼最摯凡贈寄蔚若之作眞氣纏緜盎溢夫詩變爲騷古詩變爲律爲

詞爲曲體雖殊而其傳於後不朽者豈有他哉世之爲古文者讀蔣子之詞亦可泚然汗下也矣

雲湄閣遺詩序

雲湄閣遺詩甯觀齋太史元配武孺人作也孺人賢而能文觀齋乙丑成進士孺人以前一歲卒觀齋痛之每爲余述其生平輒涕下而出其遺詩使余序余竊見近所謂才女亦往往而有無論粉飾虛華不足信即有眞才其以賢行竝稱者葢無幾孺人之詩大抵葛覃卷耳之意多而淸微淡樸有遺世之致葢其德有大過乎人者孺人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解帶五閱月疾篤刲左臂肉療之不起而哀毀幾滅性後歲時家宴輒泫然曰吾姑何在吾不克侍吾姑吾何生伏几嗚咽不能起左右皆哭往往罷宴觀齋嘗與叔弟過濠叔偶疾孺人聞之寓書觀齋曰手足之

情疾患時尤切想君以老父之心爲心其沉瘁可知已觀齋夙以孝友稱因孺人而名益著嗚呼詩之本亡矣舉士大夫率以詞華相競乃孺人之性情如此又得梁孟遭逢所以片言隻字皆得二南之正始初孺人無子爲觀齋置側室口授毛詩卒業而後進復無子又覓一女他方及至未登岸聞者麇至嘲飲孺人曰此女未知佳否恐爲人嗤柰何急肩輿往視親爲作髻易其妝修飾之而後入賓朋哆然驚歎羣拱立長揖孺人輿前大聲爲觀齋稱謝邑中傳爲佳話云且夫婦人能逮下賢雖鈞而讀書通文墨則文采風流更倍觀齋七上公車不第食貧潦倒而閨閣雝睦閒窗擁書滌硯淸琴茗酒相唱和侍妾率以孺人教通詩書大義嫺吟詠左右談諧故觀齋往者不以得失爲欣戚今睹遺編不禁欷歔感悼有安仁翰墨之痛也然余聞

孺人以居姑喪得痼疾不能瘳後又以側室舉子鞠育勞瘁無間寒暑晝夜疾益甚遂不起是其死以孝慈而性恬曠夙愛鹿門高風其村居詩有云坐對平林月常懷采藥行則其於生死之際超然無累又可知矣觀齋復何恨乎

孺人名德班字漢儀潁人父甲午孝廉官海州學正

張氏宗譜序

譜牒古也後世亡焉非一族矣雖然後世爲尤重古者宗法立分姓別氏昭穆辨而本支百世可考也縱無譜庸何傷於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至莫辨其祖之所自來與其族姓之同本乎祖非世亂流亡死徙莫能保聚之所致乎予鄉别駕張君脩宗譜始自高祖其前闕焉舊譜失於兵也而其自序詞旨慨痛惻惻然旁皇嗚咽大閔其先之弗克遠述尤恐其後之愈久而愈失焉予讀之不禁潸然

反袂以悲也曰嗟乎詩所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其別駕之謂乎從來亂離之際生民百無一二存幸而獲存漂轉東西不知其幾千里幸而天下復定而里巷蕩爲荆榛邱隴茫然不可以復問數十年間一再傳之後能復識其高曾爲何人乎本源失而骨肉遂爲途人此三代之亂所未嘗有也張氏之譜先以表表其世也繼以紀略述其詳也表誌次之墳圖又次之其所以昭示後人而垂之勿替者可謂明且要矣今其子孫或家京師或家淸河而別駕則居天津吾知其後卽百世子孫千億商或失其本支所自來而尊祖睦族之心不緜緜如一日哉甲申之變源家譜亦燬於兵先人遁迹江左有志重脩未逮源去先世益遠益難考今見張氏譜始爽然於傳信之道惟脩其見聞所及闕其所不及者而已若以見聞所不及幷廢其所及

則予之子孫井子所見聞而亦泯焉譜牒之脩復何日之有然則使天下篤親親之義者莫不傳其所及傳以示子孫卽世變不患其無徵而仁孝之風可油然而興者非別籍所以爲則於天下也乎

馬氏族譜序

古者一姓多至數氏姓不紊後世以氏爲姓舉其族千數百人無復有他氏而或不辨其姓所由來吾嘗謂井田廢無恒產宗法廢無人紀屯政可以存井田族譜可以存宗法桐城馬君敎思己未試禮部第一其始祖諱驥趙姓以六安諸生游學桐城贅姓於馬數傳至冏卿公諱孟禎始通籍又數傳至文學方思爲之譜君從弟也未竟而卒君與其子繼之始就吾竊以本不可忘范文正公及身復姓范黃公觀從父贅姓許卒復之自古名賢往往而有然非

所論於數代之後蓋自高曾以前襲他姓數百年子孫乃欲舉而盡復其初無是理況馬氏自遷桐以前無可考則立譜始自遷桐以馬爲宗亦別子爲祖之義且夫後世之姓非若古之歷千百世不可易趙氏之前其果出於趙與否皆不可知馬氏子孫但當知其祖之出於趙不泯所自來可矣帝鴻氏姓公孫未聞姬酉祈已滕葴之後必復公孫爲姓也嗚呼宗法廢族譜又不脩加之轉徙南北西東各爲宗祖卽同姓皆路人五服內不相識況易姓者乎此族譜所以爲重也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陳氏繫衍胡公載之經傳江州義門著於唐宋爲望族者千年矣近以世亂族姓散亡譜牒燬於兵乙巳太守祥符陳君謂其始之一源也因孝廉啟禧爲之建祠脩族譜嫣

疏合遡訓迪遠紹前人光越二十有八年余游湖口布衣陳仲倫以譜請序余嘗以謂先王立宗法所以重一本而睦其宗親故大宗小宗之所衍雖世遠氏殊終不可以或紊自戰國迄今二千餘年宗法亡人各姓其氏本同者殊爲異東西南北轉徙冒姓者不知凡幾遭變故譜牒存者千萬中不一二大抵十數世上不能考所自來者多矣而薦紳先生往往淵源三代徧取累朝同姓之賢而著之譜以示子孫嗚乎一本之道親親也親親之道果如是耶唐去古視今爲近追溯前代校易義門譜出胡公非必無據且夫聚族而居者數世蕃衍至三千九百餘人無閒言百犬同牢俱以親愛相感化自唐僖宗歷南唐烈祖宋太宗下詔旌之表義門免徭役以獎之歲貸粟二千以優之夫非唐虞三代雍熙太和未有之盛乎遭亂不能保者天也

率德勵行無愧於先者人也克繩祖武使當年之盛再見於後者端有望於將來也義門子孫亦考其本支而求所以無愧焉斯已矣高陽太邱甯逾此乎

畿輔采風錄序

錢京兆再亭尹順天之一年聚諸生而課之再數月又課之其得文若干首名之曰畿輔采風錄屬余爲之序余嘗謂文章之道唯虛與實三十幅其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虛也無實曷有車無虛曷有車之用時藝不能發聖賢之蘊焉用文爲然數千里之背垂天之翼唯生物之以息相吹而後徙乎南溟苟非出之以空靈運之以變化得於無何有之鄉而歸之於無方體又安能心知其意發聖賢之蘊而無遺乎且天下有虛名之弊有儌倖之弊以虛名取之而眞才之詘者十八九矣猶有一二幸也以儌倖得之

而播其支離謬戾之文於天下天下高明之士固不足敵庸陋之衆彼以爲文之體固如是也相與尤而效之於是習爲荒經蔑理無文義之體莫不蒸蒸然操左券以得之而乘時以售其私者無從別其工與拙由是奇才夙學顛仆困躓悲歌潦倒於窮僻之中悵悵然若將老死而不遇者千萬中曾無一人幸而售嗚乎是可歎也畿輔之才類皆磊落英多但亦不能不爲時俗所染士類無恒産子弟又以貧廢學者多京兆於是建書院聘余爲師令諸生悉詣余受業余語諸生曰文之弊有四曰平曰支曰狹曰闒不能抉其所以然第以綴其當然者平也反乎中庸以爲能者支也知其所以然而斤斤繩步猶恐失之者狹也鑿於狹而意義溢乎題之外者闒也平則庸支則劣狹則拘闒則美而未盡善采風錄四弊免矣而雅麗奇正美各殊

焉諸生從此日昌月盛使風氣之轉自首善開之以無負
京兆養育人才之至意乎余日夜望之矣

歲試錄序

先王造士之法自戰國後蕩然無復存者二千餘年後代
以制科取士制科則以八股嗚乎八股果足以造天下士
乎原立法之始特欲合天下之心思耳目併出於孔孟之
途乃文章不同於政事自古已然衡文者烏能知其後之
忠奸賢不肖與其才之短長而豫爲之别不過就文爲去
取旣以文取則士亦惟八股是習而不復計於他豈朝廷
設學造士之初心如是已哉愚嘗謂古詩變爲近體陵夷
至於辭曲去三百篇何啻秦越然學者已爲之則旨之合
乎風雅者亦往往而有善乎王荆公之言曰先生取才之
道旣廢而盡驅天下之才以出乎賢良進士則賢良進士

固亦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夫士縱負奇抱絶德舍八股何由置其身於朝廷而自建樹於天下然而言者心之聲也其性情心術觀其文未嘗不可以知其略則以性情心術衡其文則品之邪正優劣或亦可以知其槪而不至於大謬余觀高太史素庚歲試錄不禁喟然曰使士子朝夕此編盡去其浮華荒誕之陋而一出於性靈而衡文者得因文以知其品而不失唐虞敷奏之義則人才其庶幾乎然而爲者不必盡如是編衡文者亦不必盡如太史難言哉難言哉感慨係之矣

王蒻林時藝序

先輩時藝所以高出啟禎大家上者以其渾合精義湛然一字不出題中而變化不可測若金陳諸家往往以巳意爲文外溢溢乎題外未能盡合而字句犄險爲古亦先輩

所不為顧刻劃題義嶄嶄自出性情縱橫奇變各開門戶則極斯文之盛已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近惟予友桐城方靈皐兄弟戴褐夫所作超然邁流俗其餘未敢輕許金壇王予蒻林予宗也與褐夫為同年友初以古文見訪既而質以近藝孤標巉削如登危巒絕巘盤紆鳥道而步武夷然時發偉議則長空舒嘯山鳴谷應草樹紛披異哉非大家復出今日者哉桃源人不知有魏晉不必不知三代蟪蛄不知春秋則必不知八千歲之春八千歲之秋今之趨時者不必論蒻林可也論蒻林者以大家不必以先輩可也每笑今之為詩古文者輒曰學某家聲音笑貌子弟豈必學其父兄優孟之為孫叔敖偽耳況不肖乎然則論蒻林者以神骨耶以字句耶褐夫聞予言必有相視而笑者矣

贈張孝子序

乙亥春余在天津友人錢聖功介張孝子訪余年七十氣磊磊駿發瞻視非常予異之問其生平山陰人也名麒字瑞徵長於京師十八歲遭闖賊之變手刃其妻負母逃妻死復甦已而避難天津養其親以天年終人稱張孝子云余聞賊陷都城烈皇帝立視皇后嬪御就死手刃公主而後自縊萬歲山自古人君死社稷未有若斯之烈者一時節烈之盛夫妻母子同死報國者比比錦衣衛千戸高文彩至自殺其全家十七人以自剄於戲風行草偃聖德之化何如哉城陷時孝子父楚游未歸急匿其母他所旋挈其妻賊已大入度不免呼妻刎其首仆復橫擊其面鼻吻俱斷乃去蓋全其母不能全其妻不能全其妻乃殺之而不顧非至性純孝毅烈感發而然哉余嘗謂人知不忍為

愛不知忍足以成其愛婦人遭變死耳不死則辱姑息以全其生棄之矣死之者生之也況迫於母與妻不得兩全之勢乎丁丑余僑家天津河北靜綠洲孝子徒步數里造余酒酣欷歔抵掌述其自幼膽氣過人常佩劍有殺賊立功之志及殺妻而出卽遇賊縛之榜笞無完膚罵不屈紿賊登樓自後窗躍身下悶絕樓下故亂石堆無寸隙蘇視石劃然開身無損忽一老扶杖至二犬躍躍隨之跽請救老人曰吾覓爾久矣急去吾救爾言畢不見出果免又間道涉海溺焉若有物負之出得不死吾獲倖於天若此者數矣妻被刃亦未殊三日夜氣不絕救之復生終身不予怨又爲余置側室乃前十年死妾亦賢今又死老人精力未衰少年壯志如故顧遲暮嫥嫥子能爲文贈我使我得不沒其生平亦無恨矣余壯而悲焉許之孝子去乃燒燈

呼酒而進其言以爲之序

送喬侍讀歸白田序

白田喬石林侍讀以言事罷官予送之出都門阻凍故城之鄭圃借廡岸居越歲四月乃歸予將别去石林慨然曰予歸矣子何以贈我予乃言曰嗟乎知人之難信哉予與君交二十餘年安知一旦矯矯立名節如此昔鄒浩諫哲宗廢孟后得罪去田晝送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君自罷官無豪髮得失可憐色怡然廓然浩浩如有得其志識過人固不可以數計乃予則以爲天下事惟其自任而已不自任卽門内事可彼此相諉吾苟自任豈特居得言得爲之地卽渺焉一介寒儒生民之大利大害地不平天不成遐陬海隅罷癃婢獨矜寡莫不惄然痌瘝乃心啟處食飲而經營常在方寸且夫有伯夷

之清而後可兼伊尹之任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顧清者潔其身任則天下後世責於我者何限君先人侍御公以中翰彈射權貴直聲著於當世流風被其子孫原不與世俗同而有明尙氣節廷杖謫戍者甫離闕而白簡接迹紛然如夜蟲之赴火苟謂我有此一事已遠出乎儔類已足垂不朽優游嘯傲已巋然足自潔其生平而無憾則田晝之言不能不爲君進矣石林瞿然肅容色謝曰旨哉君言吾乃今而知君之爲益友也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江西爲吳楚之資非英雄所重丁巳八月遇南昌胡心仲於江都余久知心仲非常士既見謂余曰子胡不游游當自吾江西始余嘗謂金陵武昌俱前臨大江控南服有雄視四方之勢而江西縮處其閒獨九江一郡瀕江據鄱湖

之口爲江西北門若東失於吳西失於楚則南昌數郡如處囊中而浙閩可以沖其膺湘湖嶺表可以瞰其背故卓敬請改封燕王於南昌宸濠見禽於新建且余生於燕長於淮南最愛三齊風土行將入青兗登岱宗北走燕趙之郊歷雲中雁門逾河涉渭南出武關過荆襄沿江而下以游吳楚匡廬彭蠡之游其期諸異日乎君行且歸矣他日相過燕齊秦晉山川險要古今成敗之由攻守之所宜民情風土之厚薄凡其得諸身經目擊者當爲君一一言之

送顧生序

士有非常之志而無所遇不能躬耕服賈則必精一藝爲資身之策然後可尙志以養其才嚴君平賣卜爲業王承福以圬養其身而韓淮陰無二子之技故當其窮也不免乞食而辱跨下顧生以丹青名四方造門請者踵相接或

買舟遨之終歲無暇日故其家雖食貧生竟無求而自給
余幼自廢志高而才下望厚而學薄凡醫相數術畫弈彈
琴擊劍皆不能有一節之長足衒鬻於人以養親而畜妻
子譬如釣鰲滄海終年不得遇坐視鰋鯉數千百輩經於
前不能垂竿下指以致守饑坐困其視顧子能不憮然自
愧雖然鯤鵬能摶九萬里而上而風之積也不厚則不能
槍榆枋燕弧蓬蘚足以翼蝨而不能洞三屬之甲故能大
而不能小其敝也困能小而不能大其敝也隘唯大小一
因乎時而變化屈伸無往不可故當其窮則有以自立而
不困及其達則可以乘時建立以顯當時傳後世余既媿
顧生無貲身之策當思所以自立而顧生挾其藝以游天
下既可以尚其志吾又願其養才以致大毋徒爲一藝以
自拘也

郭升岸曰以側入以正出一意到底而筆鋒犀利令人不敢正視

彭孝緒曰持論精鑿用筆奇矯

送喬東湖序

喬子東湖以詩名江南北一旦棄諸生放浪山水久之北游燕或曰今天下方尚文王公貴人耳喬子名者衆斯游也將有非常之遇或曰喬子多感慨行將與燕趙間豪傑交游以發攄其磊落不平之氣而喬子長揖別余立向余索顧景范方域紀要嗟乎方域紀要非詩人所急游長安更無所用果如人言喬子不過以詩游而喬子顧鰓鰓然不急之務是急則又何也往余見景范淵淡寡言笑心異之及讀其書乃知天生奇才用不用未可知而著書立說自可以爲天下後世法喬子之詩清微孤淡每多言外之旨吾意其入都門徘徊市上必將有鬱結紆軫歌吟嘯呼

而不能以自已者然則謂喬子卽以詩遊無不可也而盧龍上谷千餘里山川風土余又可以喬子之詩觀之矣

送衞副憲撫黔中序

猗氏衞副憲出撫黔中黔中介滇蜀之間南達粵西東接楚溪洞錯雜山峭阻箐深土司居八九控御爲難副憲廉靜負經濟才所至不尙威刑而民自化源嘗以謂後世治平之日民物康阜不必遠遜三代然至盛者不過數十年稍變民卽涣然失所不得如三代治日之多者何哉以養民之法壞民無恒產而未嘗有久遠之計也乃井田廢已久舉天下畎畝盡爲私田無由奪其有而爲之產而封建不得不爲郡縣又治之所不必復然則民之恒產終不可爲之制抑別有因時之道潛移默運可經世而行久乎黔中古羅施異國地先王聲敎所不及乃今蠻夷各君其土

奉正朔供賦役大臣持節以臨之儼然五等錯建一州而統於方伯之制嘗考明有屯田三十九萬二千餘畝近逆亂既平土司多爲郡縣若因變立法因勢定制籍曠土招流亡存遺法於荒徼以爲制民恒產之權輿亦孟子講王道於區區五十里之滕之意也公其無意乎

送馮敬南序

馮子敬南爲蒼梧司馬既行屬錢子亮功索予文爲贈子與亮公論敬南爲人因及孫公白谷慨然抵掌燭見跋不休敬南與公同里世爲姻戚予亡友高孔霖嘗爲予言敬南年少登第文章名天下而負奇氣卓犖喜談兵有孫雁門遺風及與交果然予嘗歎明季諸臣日紛紛竭其智計才氣於爭黨而戰守方略國家安危大計無暇實究前者倡於上後者熟習見聞競起和於下於是君子小人同歸

誤國才不才俱不能有爲於天下而宗祊隨之假令孫雁門之才得盡展其用使士有所楷式摩厲爭自效於朝廷天下事豈竟淪胥莫救而一無可爲者嗟乎湘灘洞庭之澍蘭皐杜洲風嫋嫋衡岳七十二峰帆影蕩搖二妃三閭大夫賈長沙遺跡足以供敬南憑弔而感發其文章歌詠者何限夫朋黨之禍旣熄而萬里昇平無事敬南縱負奇無所用欲不發之文章不可得卽佐郡嶺表風朴事簡固必當以吏治顯然粵西向爲戰場十數年來劇寇消磨而韓襄毅王文成餘烈猶有存者且夫擐甲鐵馬伏波老矣王伯安夢中銅柱題詩方其少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予所以贈馮子者夫

黃白先曰送馮子而忽及孫雁門遂令文字光燄直射重霄

送房湘厓序

吾於捕虎得爲政之術焉仁主於生殺殺人之物以全其生非仁乎縱之非仁也殺之不得其術不足以成仁也吾友房子湘厓以進士筮仕得萬縣令使其僕於山右曉行留人先遇虎道傍石上坐驚踣懸厓下僕急下馬右拔刀左控馬僕行自遮蔽虎攫馬去已免也馬過虎前顛伏不能進僕舍馬兩手握刀擬虎蹲而俟虎騰起刃迎剸其腹虎大吼騰嚙後來騎驢者首牛去數里流腸僨地上死而僕竟無恙且夫豪强奸猾民之蠹也鋤之之道二一日借其力還斃其身一日得其要領以執其命剛果迅發卒然臨之俾莫遁一日示之弱使自蹈於殺機而我若無所與子産之逐豐卷誅公孫黑非此術乎仲尼稱之曰惠司馬遷列之循吏有以也吾與湘厓交二十餘年其文章雲翔鶴舉超逸絕塵表與人交油油然和粹無所間其爲政

廉而能惠不待問也乃吾因其僕而爲捕虎之說進亦韋
弦之佩之義云爾然信負羈之妻覿重耳之從者而知公
子必反其國則觀於湘厓之僕而湘厓又可知矣嗟夫捕
虎之術非一端也有超乘其首踞其項而殺之若蟣蝨者
有持兵與鬬因勢乘便植其喉柄入地且尺許者有伏穴
傍藂之出勒其尾以踊之而仰刃於其腹者要非知其性
情與其材之短長安能制之掌握有如此詩曰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若夫機毒矢伺其所
出入我閉戶從容高枕聽其自發而自斃焉又善之善者
矣

居業堂文集卷十六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贈送序　壽序

送徐侍讀歸里序

人才消長係乎一人之進退今天下人才之盛乎余與慈溪姜宸英江浦劉巖諸子咸受知於讀未幾侍讀歸余以先君子崇禎遺錄質之侍讀侍讀慨然曰吾志在明史久矣今歸且老何其爲外史藏之山中俟後世乎余竊觀明季之禍在門戸門戸成於刻忌之小人顧小人禍猶淺小人而託於君子其禍深入人心中於國家至大而不可解且夫數十年來貫天地山海英奇之氣之士不以功名顯愁悲坐嘯老死窮巖絕壑無聞者何可勝數夫賈誼董仲舒王佐之才卒由申公轅固伏生諸

老師宿儒倡率興起而房杜李衛公俱親受業文中在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小人則耽耽側目批根不絕其類不止蓋小人欲逞其私快其恩仇報復而君子得志則有所牽制顧忌且將遠出乎其上故必多方抑沮務使之趦趄不得用又不肯顯然自居小人之列往往乘閒抵隙竊取形迹之近似乎正足以熒惑天下者大聲疾呼以持之陽以聳愚者之聽收召不肖之羽翼陰以濟其排陷狡賊求富貴利達不可以對妻子奴婢之奸圖逞其志既行成天下不可救之禍而彼則辱身喪名自以其穢德暴著於天下於戲假令明季有老成碩望爲國家愛惜人才如侍讀者盡取天下奇才良士加諸上位太平曷難致哉鴟之嚇也以腐鼠搶榆枋者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烏知夫天之高星辰之遠絕風塵九萬里而上尚有其人在

乎德清百里內山溪環碧舟行十里百折水清明若空四面巒阜錯障起竹樹葱蒨蒙翳寘寘窈窈侍讀結廬抱膝吟臥其中以董狐司馬子長論定一代是非而垂諸不朽噫舍侍讀吾孰從之游者

送家令貽辛茂名序

家令貽以進士授廣之茂名令地盡南海去京師八九千里或曰荒遠多流逋難爲也令貽曰無難也仲尼以相業期大夫之老告邑宰不異乎諸侯而孟子視滕不逮魯宋遠矣顧其所以教之爲國者莫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余向與令貽論文相期爲經世之學不屑屑詞章而令貽深沈氣度倜儻閎樸絕無時俗矜張自喜態於戲時之難盡不稍存疑沮苟且之心此聖人所以傾否而天地之心聖賢亦不能强之使易獨處極難之時而務盡其道所應

之所以見也虞詡爲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子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旣而威名果大震功烈赫赫光史冊語曰治大國若亨小鮮令貽之才於是邑也何有嘗考陳高州太守馮寶妻冼氏累立奇功至隋封譙國夫人而宋端宗所駐硇洲卽在其南大海中儻拜冼夫人之廟而閒行至海上南望硇洲惝怳杳冥其傍徨弔古悄然無窮之悲與天風海濤日月混合水天出沒蜃市魚龍鼂鼉萬狀幻化足以摩盪其胸臆吐納浸灌而發爲光怪與造物爭奇詭者余又將於其文章見之矣

送臧侍御序

臧君喟亭爲御史三年多建白有聲一旦請假去或問君來何期君笑不答初君與余有卜築金陵之約余友甯觀齋劉繼莊蔡瞻岷諸子凡十餘人俱相期偕隱金陵脩道

人者君里人負異才學神仙術隱燕市嘗謂余曰臧君有心人知子子深交之時余交君未深及讀君文始知其抱負卓犖而仕論有云聖人仕見功不仕亦見功用舍有時異利器操乎己嗚乎君生平概可知矣今天下省會莫大於金陵風土兼南北江山雄秀壯闊可潛可見而四方人文磅礴氣通焉聚焉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我友何須也須我友而涉又何也君終有意乎

送孔東塘戶部歸石門山序

曲阜孔東塘先生以戶部主事晉員外郎罷而歸王公貴人下逮布衣之士莫不惜之先生曰毋惜也吾母老矣不能養今歸養母且得葺吾孤雲草堂著書終餘年幸耳何惜爲予知先生久是時初往謁則讀其所爲桃花扇傳奇葢譜宏光南渡軼事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故情詞淋漓

悲宕子又質以先君子所爲崇禎遺錄相與抗慨太息而先生又謂魯城西南數十里有山俗呼爲石門寺無名邑乘亦不載予往游得異境巖壑奇邃秀偉藤木糾鬱飛瀑泉溯淙淙瑟瑟昔杜甫訪張氏隱居暨與劉九法曹鄭瑕邱宴集即其處蓋所謂石門者也其十三峯屈如龍蟠別一峯抱其中日涌峯蒼翠孤懸面削予結草堂其上顏曰孤雲家居終歲棲息其上足樂也嗟乎今之留心人才以朋友爲性命者幾人哉先生以文章博雅重於朝羽儀當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無貴賤挾片長莫不折節交之凡貧奇無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爲歸先生竭俸錢典衣時時煮脫粟沽酒與唱和談讌酬嘻慰籍今歸矣悵望黃金臺褱闤市上悲歌狂醉者何人乎俛仰天地睠懷今昔能不悽然泣下也

送廷尉常公歸里序

源自㓜聞先君子談前代朝儀典故暨日擊中外軼事娓娓忘倦或侍飲至夜深相對欷歔不寐及來京師耆舊盡矣往往從布衣野老訪問當年之事而草野流傳多與先君子之言不類於戲史氏所載卒以門戸愛憎失其眞數十年閒旣多不可辨而典章故事付之荒略無可考者亦多矣廷尉常公百子熟習先朝故事源與公子九疇爲兄弟交事公如父執每過公談讌竟日夕竊歎㕘𧮰庭堅不祀何與於魯華淸宮霓裳部曲樂其所以亡者君子顧爲唐虞夏商千數百年聖賢遺裔生其感慨而天寶遺事至今聞者傷焉且夫栝棬書冊悽愴秋霜春露況事在朝廷乃所以考三王百世以俟後聖則公之言與先君子合者歘然相證其所未嘗聞深幸得擴其淺陋又根先君子不

得與公上下其議論而何能不扼腕以悲乎公之先人司徒公崇禎時居兵垣數載籌兵禦寇之疏不下數百遭亂稾散失過半時以脩明史輯崇禎長編在史館公借閱乃得盡見其遺疏錄而存之嗟乎以公之熟於聞見而家秉之文尚有所遺失未備則其他遺軼者尚可問乎公酷愛源文以爲得太史公筆意往往慨然勸以明史自任源愧非其才且窮愁困餓無暇及辛巳公予告歸源送之潸然涕下自念志在明史久矣如公知我固無幾而證傳聞之謬存是非之公識大識小存一代典章文物於不墜舍公更有何人乃一旦浩然歸去小子後生伥伥然何所質疑而取信欲他日蹻屩中原造公之廬拜牀下更訪遺文而成所謂名山信史者其可必乎其可必乎公名翼聖鄢陵人辛丑進士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進退俱有功於時是爲龍德有龍德者爲大人古之爲大人者幾人哉宗伯昊廬王公以德望文章爲當時庙重欲告休不許久之察其志許焉公家黄岡而築别墅於金陵乃退老秦淮河上源於是知古大人之志之不同而巢由之徒不足以爲大人也天之光在日借之爲光者月與星而火者日之餘也日往則月來日月所不及而火及焉人知月與火而爲知其爲日乎公立朝數十年功名已著於天下而好賢下士孜孜常若不及夫伊尹太公得志行乎天下不必論矣若伏龍鳳雛之業房李之勳名何莫非麗公文中子之經綸而借手以施之於天下金陵風土兼乎南北四方之所輻輳士之不得志於時而游歷其土者往往而是公雖退老而造就獎掖以成其才以供當世之用夫豈從來歸老林泉不復以天下爲志者所可同日論

乎或曰公善導引學神仙術是行也將輕舉遠游糠粃六合蜉蝣天地何有於人世之盈虛消息不知天子聖賢以心思耳目原使之竭其力以輔相天地而安天下之民非使之自私而已假令徒以其聰明睿知爲自利之具則伊周孔孟之爲神仙也久矣彼葢不肯以其身爲我而捐之以爲天地萬物此所以爲大人也然則神仙者非大人所不能爲乃其所不屑爲者也我公之志何如哉仍羽人於丹邱葢亦有所託而云然爾

康孟謀曰眼高於頂力大於身岐伯所云大氣舉之者也

送成乾夫任南安縣序

考工記云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故察車自輪始令長之在天下不猶車之有輪乎故治天下自令長始輪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所以爲完久微至所以爲戚

速吾友成子乾夫文章宏雅絕俗與人交樂易愷悌如不勝衣及令贊皇單騎入太行山賊壘忼慨諭降數十年桀驁頑固之寇以萬數又有武弁怙權勢縱虐陽與之好而陰除之民以安於戲安上而全下令長之責爲尤重也下全而上始安假令明季之爲令長者悉如乾夫之才則亂無自生生亦可弭而綏寇之禍何由成乎予嘗笑董仲舒負天人之學明帝王之道至論政事之得失則云非其所及是天人性命無與於政事而政事得失非儒者之所究天下亦何賴有儒者也乾夫爲諸生時有豪強侵奪宋丞相陸秀夫祠地紳士皆莫問乾夫倡議糾衆力爭復之及成進士又有賊魁事發當誅知乾夫可得諸上官乃以重金并其十四歲女賂乾夫求解乾夫佯許之即以其賄質之官以證其罪而惡以除其矯矯厲手裁而權宜妙用有

如此故其吏治有尹翁歸韓延壽之風丙戌復任南安南安者閩巖邑也將別執手謂予曰子何以贈我予曰君之才固有餘矣但今之有司益難爲也惟忠信以濟其權變權變而不失爲忠信其庶乎乾夫曰然乾之九四其爻辭可玩也予曰善哉小宛之卒章吾爲子賦之矣

壽閻再彭先生六十有一序

壽以十不以一再彭先生曷壽一微意也微意曷爲則壽一或曰先生失厥偶六十之辰子服未終也不忍乎夫人與子也故壽一或曰然或曰不然古之人有大過人之行而不樂居其名有不可告乎人之隱而託迹焉而自晦易曰儉德辟難有以哉余有以知先生矣生之辰某暨甲子之過非某也逾年始某焉爾逾年始某焉者復乎始也余有以知先生矣石有玉美厥中蘊在野斂其榮烏乎知之

知之以其微也先生草堂曰眷西堂何以眷西予知之乎草堂矣

張太君八十序

癸亥秋九月淮陰張子天中母壽八十天中再拜請源爲文以爲壽源兄弟與天中誼若同生太君視之猶子故知太君生平甚悉其相夫子克勤以順敎子識大體撫子姓宗黨以仁雖重負之而周其急窶空乏之無問鄉黨無親疏大小莫不稱其賢太君之德若此其享大年宜矣而吾於天中更有感也天中質直績懇接納賢豪士如渴南北士過淮主其家者踵相接而家甚貧太君竭其力供朝夕不怨不懈余嘗見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所在往往而有然究其意固非無所爲而爲故所交類皆詐佞猾誕之徒久之而太拂其意中所期遂赧然一切屏絕斥去視賢豪士

若仇拒之唯恐不遠嗟乎天中無所爲而爲而太君顧能
怡然以成其志數十年如一日可不爲難乎家人之象曰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蓋言行君子之樞機而首被其
化者爲妻子故妻子之賢率由於夫與父天中先人儀庭
先生性豪邁甲申乙酉之際嘗爲游擊將軍駐兵彭城志
在復仇討賊後遂遁迹草野而交游徧海內嘗脫手數十
百金無所恤當是時太君方四十天中才十餘歲目擊先
生磊砢大節既多且久故視好義爲尋常迄今又且四十
年而太君成八十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消磨不知凡幾而
太君獨成其子以繼先人之志謂非先生之敎不至此源
兒弟與天中交二十年或數年一見或一年數相見總與
訂交之日不稍異交游中蓋寡而其性至孝年五十餘左
右就養如嬰兒率妻子孫承歡無違色太君賴以無憂康

甯少疾病源兄弟每登堂拜見朱顏白髮神明淸健故知其壽之期頤未有艾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洪翁八十序

余父七十洪子秋士爲之序旣而謂余曰吾翁八十子烏可以無言翁之誕蓋在癸亥秋九月也秋士非夙貴顯其生在丙戌使以其才致身榮顯應不待弱冠而已然乃竟兀然舍去甘心窮餓百折而不悔而衣食日以不充親日以老使其堂上愁歎之聲怨憤感激之言朝夕惻惻焉入於耳而動其心則秋士亦未能終守其志而不變且夫毛義捧檄色動固以家貧無以養然其所處必有非祿養不足以爲歡者不然傭書賣菜何不可以爲養而必沾沾於州郡之辟舉爲然則秋士自束髮讀書以至於今垂三十年而泰然處之如一日翁之賢蓋可知嗟乎士各有志得

志天下蒙其休不得志著之文章爲後世法功名固不必自已出然有志者事竟成未必終無其時與其遇善乎秋士之序曰隱非難龍德而隱爲難蓋龍之隱見無常與時偕行而非終於隱者所可比吾聞翁忠信生平樂善不倦視不義若浼至今視明聽聰神校往時倍王然則壽固期頤未有艾而終見其子必得志於天下以大其宗而顯揚其親者吾又可以秋士之言卜之矣

立士六十序代家大人作

身在鄉里而德足以盡倫器足以當天下大任致治戡亂有其才淩轢古今磅礴天地有其氣而覷流俗貪鄙險佞不肖之風皭然泥而不滓而超然有以出乎其外則可謂豪傑者矣余同譜兄弟立士秦郵人少以才氣顯叔文通公嘗謂余曰此吾家謝幼度吾當讓此人出一頭地文通

公身居將相役屬文武將吏以千數閱人不可以數計而
鰓鰓焉獨以非常目立士則立士生平抱負可知也且夫
乘時建立即庸人亦得以功名顯而挾出衆之才窮居里
巷夷然無所慕於外則斷斷非豪傑不能以立士之才氣
何難致身通顯乃以孝廉家居躬耕敎子孫數十年迄今
六十而得失不以累其衷獨以正直矯頹俗行愈潔德愈
進則與世之邀一時之名而碌碌無所短長終不免爲鄉
里所囿者可同日語乎余僑家秦郵前後垂二十年知交
蓋寡今老矣白首窮途獨時時從立士杯酒話故舊爲歡
然竊怪立士持論嚴正而踔厲風發經史百家之說旁引
曲證娓娓數千言不倦雖少年有不逮甯以六十老翁竟
無所用於世而立士則謂天生豪傑不必爲世用爲世用
者不必皆豪傑以此睥睨一世閒嘗罵其座人然則豪傑

之生天果無意於世乎亦用之更有時乎噫余行年六十有九不知天生我之意久矣今於立士何能不慨然也於是爲豪傑之說以爲壽其或以爲知言而進一觴歟抑更有偉識卓論足以起余衰而振其髀肉之感也

萬季野六十序

高士萬季野浙人客京師成六十時丁丑春正月萬子以戊寅生生數歲遇亂迄今五十餘年亂極而治而萬子方六十噫非萬子所遇之幸哉大瓠可以浮江湖藐姑射神人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三月聚糧不可爲適莽蒼者道也而焦桐之遇已不爲不幸剡嶧陽之材之全其美於天者乎予與南豐梁質人嘉禾吳商志新安朱豫庵黃自先蔡瞻岷漢水楊東里福清許不棄黃叔威龍眠戴田有孫幼服毘陵錢亮功下相徐墳長共置酒商志寓爲萬子

壽酒半自先談黃山雲海之奇謂戊辰中秋前四日登文殊院俯視諸峯雲鏇揚上下風起西北感之須臾濤驚浪疊溶溶浩浩奔騰漭蕩羣山俱滅而高峯撐拄外突雲濤之峻拒不受雲怒回瀾噴湧因風躍起千百尺跨焉乃盡沒於是淼然滄海極目不知其幾千里獨天都蓮花兩峯浮其上而萬竅風聲在下如長鯨怒吼鼓浪排空欲出月影化爲波光日出朱霞倒景萬狀忽天風起雲濤四裂羣峯露頂如鳧鷗零亂頃之海頓涸依然萬峰羅矗語罷諸子酒焉神動而商志預請不棄畫長松怪石於壁座上颯颯烟雲超忽萬子喜舉觴顧諸子曰吾與諸君何異置身海外三山拍浮邱而挹洪厓其各爲詩贈我乃狂飲劇醉諸子各賦詩以贈予爲之歌曰天風吹兮海雲寒露溥溥兮夜欲闌長予佩兮高予冠倚扶桑兮珊瑚竿路渺渺兮

思無端馭青霓兮驂白鸞沐日浴月爲金丹駐君華顏頳玉盤何須杜蘅與椒蘭雲中笙鶴鳴和鑾與君其挹朝霞餐東觀滄海生回瀾

文子盛曰其妙直與蒙莊爭奇擧世無人得窺其微千秋百世後復有楊子雲則必知之矣讀罷狂呼叫絕覺眞宰難爲矣

張天中七十序

淮陰張子天中年七十有一神明如三十許人學道蓋有年矣予過淮問其學曰治心而已時自觀其念之所起過妄以存眞妄去而眞存其庶乎今某幸其過之差易焉爾吾聞佛龍之亢老氏龍之潛或出乎世或不入世要皆絕人以爲道故能長生能不毀聖人龍德而正中者也日勞其心思耳目以參贊化育其所爲長生不毀者固自有在而豈若彼之道其所道也乎吾與張子定交張子年未四

十忽忽三十餘年而張子且七十此三十年中盈虛消息盛衰之感固有志之士所長吁搤腕鬱紆侘傺無所控告而不能不憾於天者張子學聖人之道者也能淡然忘情於物以自全乎抑知天之無與於人而自有其眞宰存乎噫不涉滄海不知水可以生火不游渭北不知鳥與鼠爲雌雄天下事之無理者亦復何限宋儒曰天者理而已理出於天不可以理言者未嘗不出於天理與非理聽天之所爲已爾烏覩所謂天即理者如宋人所云乎屈大夫曰仍羽人於丹邱從彭咸之所居又曰與天地兮齊壽與日月兮齊光其知天之至者與然吾願張子治其心以幾於不遠之復由復以之乾潛見飛躍無往不可由此盡心立命而使天之從乎人則其學又烏可量也哉

兄方若曰波譎雲詭總是至理總是性靈善悟者忘言豈由詮解得者乎

吳翁七十序

甲子客眞州聞吳翁威克少嘗尋親萬里外後爲友人作尋親詩序及之丙子翁年七十予友洪子去蕪來京師爲文序其生平而爲之徵言於予予乃知向所聞者尚未悉也葢其翁游黔中予誤爲蜀且聞訃而往以甲子四月期即以柩歸與予聞俱小異又所遇李博士彭老翁諸人閔其孝而左右之以達於黔者皆予所不得詳然翁所以壽者孝孝之所以傳者在以成童之年孑身匍匐兵燹盜寇蠻獠之壘而歸其親柩於荒徼之外固不存乎時日之不訛與否予讀有明紀載三百年中訛謬何可勝數竊以謂脩史者但當核其大節之是非眞僞若無關輕重不必究之處即概從略不害爲信史且三傳互有異同而司馬遷又別多傳聞彼豈不能核而歸諸一要以大端不失而疑

信並傳無不可者去蕪謂翁孝義德讓植於性成遇善行恥後於人如脩學宮立社育遺嬰周親朋之急而好賢不倦皆其表表可稱道者夫翁之孝旣古今所難而其生平之善又不可勝紀如此則是翁固已千百世不朽豈特期頤黃耇鮐背如詩人所頌已哉翁嘗爲鄉飲大賓居家以詩禮爲訓五子皆賢諸孫學問有聲俱能成翁志一門雍肅有萬石太邱遺風予聞之葢有夙云

梅耦長孝廉六十序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學可得聞歟嘗聞諸孔子矣外寬而內正直已而不直人伯玉之行也學至於化亦微矣操行顧若是焉已乎寬以處氣運則氣運莫能奪寬以處萬物則萬物莫能動寬以處境遇則境遇莫能移由是運有變而我不變物可亂而我不亂遇可窮而我不窮

夫是之謂外寬而內正以其外寬內正者養之無閒愈久愈純愈大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是之謂直已而不直人噫苟非學抵於純而幾於化孰能與於此哉宛陵梅耦長先生孝於親信義著鄉里其學閎深而闢其詩文辭蔚然清警樸秀書畫脫時蹊入古海內流傳士大夫推之非一日矣乃年逾强仕始舉於鄉而六十猶未第人皆惜之予曰是奚足為先生惜哉昔先王之世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而蠻觸貽譏戴晉人神人以旁礴萬物稱於連叔先生生於庚辰迄今六十年世事之盛衰成敗見之久矣人情物態民風之機變歷之深矣是非毀譽得失安危顯晦嘗之熟矣經史百家之說究之精矣陰陽消息天人感應之爽與弗爽驗之審矣燕齊吳楚高山大川草木鳥獸之情狀閱之多矣俯仰上下數十年間一

旦而成六十甯無有浩乎自得於中而夷然不屑於外者乎古聖賢靜虛而化雖天資學問之高然非閱歷深者亦莫能致且孔子未知今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則先生由此德日充學日益光大舉生平高才盛名悉歸澹靜而與天地之往來不窮者同游無極則區區胥役技係又何足校短長置欣戚於其間乎余未得素交於先生然其生平少孤遭變敦行不倦以名於當時至於閨門雍肅丈夫子四皆成立益振於後則固所熟聞而心慕焉久矣戊寅來宛陵適先生夫婦同開六秩其子壻程子仙臞乞以言爲先生壽又何敢以諛詞進哉特攄其平昔所欲言者質之先生亦將河漢其言歟抑掀髯浮白而覵然莫逆於心也

李恕谷曰論伯玉之化以外寬內正直已不直人釋之真千古特見宋明理學先生有此文否總之不尋章句者其文章固不同也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以癸未登六十其子宗夏請予文爲之壽君生於甲申適鼎革之際迄今且六十年矣君新安人家於吳幼讀書識大義不習舉子業豪邁喜賓客走馬擊劍嶽嶽然當仁不讓爲識者之所重甲寅逆藩耿精忠叛君與耿有舊爲仇家陷繫獄者十有四年乃家破而君之學益進吾嘗謂以道義立命而氣運爲之轉移者其人必壽昔劉元城遷謫窮荒萬里未嘗一日病及章惇遣土豪圖之必無幸免乃飲酒談笑自若卒無恙而登上壽且夫天地所以久長不息者道而已氣運有汙隆道不得不與之爲顯晦人能盡人事以扶道則剝復之機在我而其人亦且與造化爲無極彼神仙但能轉移一身之氣運此仁者之壽所以遠過乎神仙萬萬也君之初罹於難也吳令設計

將脫君君毅然出不苟免張子宗舒亦吳中義士以友難繫獄與君訂交縲絏間相與力學攻苦讀書聲琅琅徹園戶外又累石為小山掘池溪環瀰紆跨以梁虹吸吸水入流涓涓不竭山上下雜植小竹樹鬱葱葱然時對之歎曰吾無異置身天姥峯頭也嗟乎苟非知命以養氣烏能甯靜若此哉宗夏之言曰先生文章乃家大人所篤嗜思借以不朽者故願一言以為壽宗夏為予友劉繼莊先生高弟既又請執贄於予予辭焉而宗夏好學不懈孜孜然信道益篤為吾黨畏友乃余今志氣亦稍衰矣其言何足以壽君顧其所以自勵而未逮者無不可質之於君而表於後也因述其意為之序宗夏歸而奉觴以為獻庶幾見君生平大節而其所以不朽者亦有在於是乎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張子房壽四百五十有三年或曰未之前聞也曰四皓年皆八九十出爲儲皇定位則其壽不過百年吾嘗以謂神仙天地之槁木無補於造化無功於生民縱與天地齊壽不及四皓之爲功乃子房佐高帝除殘去暴救民水火則漢之四百五十三年之歷數皆子房之歷數也其壽又甯與黃綺諸公同日論哉甬上林不巖先生崇禎癸未進士以行人出使値鼎革高隱六十餘年不出今九十矣萬太史九沙爲徵言京師予與太史叔父季野交最善季野尊人履安先生以壬午孝廉高尙不仕諸子俱巖栖窮經博古太史世其家學雖顯於時而古誼克敦無忘故舊甬上故多君子嗟乎季野爲予言林先生久矣而今已九十也其爲黃綺諸公乎抑爲滄海君圯上老人造就英豪且不知其壽所紀計也乃爲之頌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東海

之濱有蔚其特日月光華風雷旁礴睢焉顧之天心如昨倬彼四明浮雲霽止有戢者羽長林萃止胡不戾天我心頓止億萬斯年維茲義止松栢皇皇鸞鶴蹌蹌滄海茫茫龍潛陽陽我車既㫗我馬孔揚黼黻珪璋攸好德無疆我有尊酒遠莫致之我有端綺聊與紕之紕之維何中心好也華兮湑兮神所勞也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初山陰楊安城先生以友義蒙難徙塞外予作安城先生傳傳於世表其義也辛巳冬十有一月先生子耕夫楚萍以母范太君八秩更請予言爲之壽太君葢從先生於難三十餘年耕夫兄弟籲請得還又八年而登八十嗟乎予曷能已於言哉初先生之罹於難也太君夷然不尤不懟既而論徙甯古塔例與妻偕先生買一婦以代妻太君泣

曰我夫婦誓同生死今患難忍相棄乎先生曰不然我母老兩子幼留若代我奉母孝也撫其子慈也孝且慈義也胡不可太君曰否君有弟可以奉母我有姑可以撫子姑有託子亦有託何必我我誠不忍夫子孑身窮荒萬里覊轉冰天雪窖疾病飲食莫之恤而我宴然家處不與同其患於是立具妝嫁所買婦於故人之無妻者而已卒與先生偕於戲自光嶽氣分士大夫棄名節不顧者何可勝數乃孤忠奇節見於布衣草莽婦人女子如先生與太君者往往而有葢正氣猶存先王之流風未泯而義聲所感雖至愚不肖尚知節義足重故先生之在徙所氣彌厲行彌篤剛毅果敢無稍屈太君則夙夜箴管縏袠芼羹菽麥贊饔飧秫供賓客如平日又時時傾奩篋佐先生賙同難子女之沒爲奴婢者於是人莫不敬之親之從而化之月令

日日短至陰陽爭長至亦曰陰陽爭不爭於他時而爭於此際何哉陽盛而陰衰陰盛而陽衰無所專於爭唯各處其盛而衰者忽勃焉起勢不得不震撼紛拏攫搏故曰陰疑於陽必戰數十年來天惟與我民夥大泯亂仁殘義賊是非廉恥澌滅已盡幾疑天地生人無復殊於禽獸陰陽之不爭久矣且夫太君豈嘗有生還故里之想哉乃耕夫兄弟經營十有餘年竟奉母於羈累萬里之外而返之乎中土今且八十而康强倍於往日子孫環侍一堂捧觴爲壽噫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謂非天地之心有可見之幾乎然則子之不能已於言者亦天地相爭之氣之不能已而因太君以發其端者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七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後學管繩萊編訂

墓誌

進士吳君墓誌銘

以余所聞登賢書成進士未及仕以死而生平孝友著於家以濟物扶阽危爲己任行孚於鄉里無間於士大夫之言者高郵吳君萬子其人也余初見其制舉文原本經術而其體悉合乎先輩法程及讀其詩古文莫非表章忠孝懿行述江淮疾苦而殷然於農政河渠富民之策嗚呼萬子豈特文章足稱實負經濟才可肩國家興教化康阜斯民之任者乃不能爲朝廷徧其澤於天下徒被之一家一邑而未竟之志託諸空言以自見可悲也萬子諱世傑先世吳人遷高郵代有隱德祖諱某嘗輸粟賑飢禐父某尤

好施予樂善母鄭孺人事舅姑孝子四萬子其長也十四歲補弟子員壬子舉於鄉乙丑會試成進士時萬子以古文名籍甚一時名流莫與競公卿貴人交口贊譽之而殿試三甲後館選不得與人皆爲萬子惜時進士館選外率以知縣用萬子夷然曰縣令親民事仁民吾志也得行志焉何惜乎性至孝母病篤嘗籲天自代而母立愈友愛諸弟備至自幼親督課敎之成叔弟世烈丁卯選拔貢生季弟世壽戊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季之會試京師爲文送之勉其成名慰父母已卽娛親不復仕乃季得雋方半載而萬子逝季流涕語人曰吾兄善未蒙麻志意怫鬱而弗宣功名否閼弗顯達徒使白髮哭於堂嫠孤哭於室天之報施何如哉嗚呼萬子於父母兄弟如此而年四十有八方强仕假令出宰一方功名必足卓然當代乃不幸

竟未一試而殞其生豈不可爲當世悼歎搤腕而深惜乎

乃其自舉於鄉凡耳目所及飢窮流離患苦不惮狂奔疾呼爲之救卽力所不逮時與勢之所阻必焦思殫精務求其濟乃已終歲率爲人奔走勞瘁而居室安樂之日無什一焉則其利濟之及於物者亦已多矣高郵役法獘奸吏率假公科民民日困湯中丞潛庵巡撫江南萬子再上書請更法袪其獘中丞從其請民大蘇吳耿之亂婦女多被掠至江寧萬子傾橐兼募好義者金贖還者甚衆其成進士歸也郵大水暴風雨三日夜平地水丈村舍悉蕩沒浮尚蔽波人或緣樹杪附敗屋脊以避頃之隨波去萬子大痛曰吾可以獨生急募舟往救全者數十百人而流屍壅且無算遠近稱之萬子天資穎悟而篤厚勇於爲善汲汲恐不及家無中人産而師友姻戚之死無以殮者殯之孤

子女婚之嫁之飢寒爲人奴者贖之無辜罹刑獄救之節烈冤抑伸之飢民之流離者告當事請巨室以賑之癘疫藥之寒穉之買舟給資歸之易簀之際猶出金付乃翁屬戚友未婚娶者完之亡友之女鬻勢家者贖而聘之嗚呼萬子未嘗一日居得爲之位乃其德之所被積善之所留校今之司百里以上凡操造福之權之人果孰得而孰失乎然則萬子雖死可以不恨萬子娶夏氏側室殷氏男二女三男遇登方七歲遇泰猶襁褓乃識者知其後必達也萬子生於前崇禎辛巳五月八日巳時卒於今康熙戊辰七月十七日巳時卒五年壬申某月日將葬於其鄉之某原其弟以狀來請銘其墓之石乃述其生平而爲之銘曰匹夫而利天下人皆以爲難苟隨分以濟物亦何力不能彈吳君之德積於家者厚而施於物者寬何必尊其位高

其官原有檀隰有蘭川縈紆氣鬱盤嶙兮岏兮宅以安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墓誌銘

君姓侯氏杞人諱元棐字友召人稱之曰兔園先生以辛丑進士知湖州德清縣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外艱卒於家卒十有三年其子方曾請某爲其墓之銘以藏於廟謹按狀君高祖諱于趙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曾祖諱應瑜以鄉薦知泰安州歷鄖陽知府而諱邦寧者其祖諱體巽者其父俱邑庠生父封文林郎德清縣知縣君性至孝當明末造寇亂舉家竄徙時年十五常懷乾餱供親祖母卒客邸父母同患癘疫君雪涕經營調護流離險艱備至久之復歸里郭外皆土寇城中斗米錢二千君日率兩弟採挪(?)絮挑菜甲雜糠爲食而父母甘旨未嘗缺未幾

大清兵渡河中原悉歸附杞始安堵然家中落於是教授

鄭邑爲養而以不能時奉大父父母色笑輒爪其胸胸痕血縷縷不絶見者悲之君生於天啓丁卯稍長日誦千言時生計窘封君嗜飲每夜篝燈一君撥火執罌侍封君且飲且授君書曰吾與若祖晚年惟視若若不力學更誰望乎於是君益刻厲十一歲應童子試不售文爲里中傳誦後輾轉他鄉戎馬未嘗廢學年十七補弟子員鼎革後舉辛卯鄉薦辛丑成進士己酉除知德清縣於是始得祿以養乃居官八年善政不可勝紀而家無餘貲庚戌秋霪雨害稼君籲上官請命中丞范公承謨按覈之君力陳請淚應聲落災民數萬號泣動地范公歎曰侯君眞民父母也即令陳救荒策乃條三事以上一曰借庫金通糴平穀價二曰折編糧稅免流亡三曰輸穀納監以富民養貧民范公一一奏請乃復請發米千石勸民輸米二千石賚粥食

飢者又發平價米八千一百石分極貧次貧給符驗糴范公亦發賑米九百二十石凡活九萬二千三十五人於是民困大蘇次年又苦旱君爲文以禱旬日甘露降於禾如猋大雨霑足而壬子蝗災復以全荒請蠲折如庚戌兩年共免四萬餘金糧六千餘石邑人至今頌之范公之撫浙也馭下嚴明不稍貸初覈災傷時守令無敢發一語癸丑君以歲饑復請發米千八百石錢四百萬賑之分守嘉湖道參議某以范公檄稽覈屬吏微服入德清見其給賑寂然無譁飢民悉得實惠去歸白范公公曰吾固廉其賢也檄他邑爲法而手書勞之其見重如此初德清居霅水上當天目下流設斗門版牐隄塘備瀦洩久不治易浸涸而人丁說寄俗健訟多盜漕胥汛兵勢族恣奸害君脩水道清編審講鄉約嚴保甲革漕弊抑豪强風俗丕變又念賦

重民貧課民蠶桑届期市杭扇數千手書勤農字從一二輿隸徧往驗之所至婦子爭出筐以視勞以扇惰者薄治之蠶利遂倍於昔當是時君再迎封君及曹孺人就養署中而王父以年高不得往封君孺人至即旋返君每以不獲事奉拊膺飲泣欲乞休范公督閩去志益決屢請會滇閩叛兩浙所在竊發君募鄉勇脩弓矢械礟晝夜訓練太湖寒山賊蜂起剽劫獨不敢入德清界久之以計間其黨降之餘散去而禁旅南下供億繁君如期立辦里閈晏然無擾制府武定李公之芳嘗謂諸將軍曰侯德清真奇才也甲寅夏君大父卒訃聞慟幾絕欲歸不得丙辰告休文一月三上遂移中書科中書舍人以歸未抵舍封君訃音又至君搶地泣血袖淚朱殷勺水不入口披髮跣行數十里號哭入郭門觀者莫不隕涕君數年來積勞成疾至是

哀毁逾禮遂不起君得年五十二元配李氏封孺人子二長方曾甲子舉人次京曾庠生女三適某某孫四某某君爲人平易不立崖岸而正直不可干以私初涖德淸徵漕糧吏以例金進杖之立散遣民閒刻石永禁壬子分校浙闈檄未下有以賄請者叱之去及居家厚於宗族故舊造福鄉里善難枚舉卒之日無親踈莫不同聲痛悼公之賢葢可知矣銘曰

于嗟矦君孝稱純幼遭閔凶勤且辛霅溪之水流淸淪移孝作忠何振振殫心乃職瘝乃身毁以滅性成其仁彼蒼不憖遺哲人我銘斯石志不泯

封君甯獻賢墓誌銘

潁州甯獻賢先生子世簪官太史與源定交京師時源父年八十遁跡江淮數十年同志故友俱歿先生年七十有

三生於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而源父生於癸丑源既與太史約爲兄弟期移家潁水上奉老親與先生共晨昏杖履優游林壑孰意先人以癸酉終越四年丙子先生亦卒嗚呼老成凋謝盡矣況以所聞先生懿行皆人所難者可不傳乎先生性孝友重義恂恂退讓能忍辱有大度父諱某以進士官戶部甲申病歸卒於家先生終身哀慕如一日厚撫諸弟事叔父如事父遭變罹大難儇薄乘勢輳迫先生不與校琴書坐嘯晏如豪强往往消沮罷去曰此長者也從而化之明自隆萬以來數十年四海昇平世家益驕貴怙侈不肖者橫噬鄉黨既而大亂鼎革兵火被天下鉅族豪家蕩滅而市井多崛起恣睢淫威逞報復先生家故勳舊始祖諱某以功拜羽林衛指揮同知世襲後移鎮潁州十一世至先生先生曾祖諱某以科第顯官尚寶司

鄉父又繩其祖武累世華冑而樸拙恂謹如寒素先生一守其家法故雖遇變多外侮終不被其禍生平多隱德少游武林館一豪帥家有美姬夜奔先生先生驚起力拒之端坐遲明拂衣而別又有以千金賂謀非義者毅然卻之不顧先生既歿之明年太史以書致源曰我兩人同抱終身長恨求如京邸促膝望白雲之下臨風雪涕已不可復得先人卜葬今秋誌銘惟子是望嗚呼源與太史偕隱養親之志久矣每握手欷歔謂吾兩人親俱老正人子愛日之年不可不早爲計毋致他日之悔太史自癸酉典試黔中病歸猶侍先生色笑者三四載源則餬口四方未嘗盡一日之養而親遽歿悲夫悲夫人子之幸不幸何如也得書嗚咽流涕累日夜不能成章久之乃據狀而爲之銘按先生諱某年十六補弟子員天姿敏妙爲文深雋警動工

書法中年以後絕意進取子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元配劉氏贈孺人子七太史其長也次世珮世標世纘世溥世裔世奇標太學溥府庠生珮纘早卒裔出繼五女俱適士人孫五濂洽滄淩沆先生教子孫以正終身無所苟嘗書諭太史曰淡素吾志也奢卽不孝謙退吾志也矜卽不孝謹物恒吾志也肆卽不孝又曰人心日下縱不能以一身迴旣倒之瀾而潛居藏脩不得罪名教使祖宗之澤不自我而盡亦可矣臨終猶書遺訓曰違心之事不可行傷心之言不可道嗚呼如先生者可謂君子人矣銘曰

厚載物光沕沕波頹流德弗鬱終則伸始則屈久愈昌宅崛岉

梁原山曰文倩全從養親偕隱之約生出遂有無限烟波至序次簡潔其餘技矣

蔣退庵太學墓誌銘

蔣退庵太學諱進字度臣金壇人父諱鳴玉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兄諱超順治丁亥探花官翰林院侍讀其家世俱詳侍讀誌狀中退庵六歲而孤兄撫之成九歲能詩文長以詩名而性至孝篤於兄弟忼慨重然諾喜交游最愛高節義烈魁奇之士一女適同邑于節侯之子其季子則予兄汲公之壻也嘗謂人曰吾一子一女皆與忠臣之戚聯姻勝貴顯多矣蓋節侯之妻之母爲予從母適與國王公之子鎮彝侯鳴謙與國者名之仁故定海總兵官輔魯監國舉義事敗全家赴海自至南京就戮而死者也又嘗謂予曰吾生平有快事二一歲暮游歸出囊金作百餘封貯之篋奚童負之徧詣親友問何以卒歲艮苦視所需多寡周之又嘗客歙歙有土豪奪其宗子祠廟田宗子貧儒懦訟之官官以賂左之宗子恚不敢與校豪乃取

草履二并紙筆束之懸其門呼謂之曰吾知若欲訟我無錢市紙筆且徒跣不能行今以此贈若其速控我我待若行路皆爲髮指顧無如之何予聞之立言之郡守卻其千金之贈使爲平反而置豪於法當是時退庵甫弱冠而卓犖尚義其生平豪舉類如此事兄如父凡訓誡之言以錦囊佩之身雖逆旅孤舟未嘗不三復自警母孫宜人奉佛因事佛宜人病幾危刺指血寫佛經寫罷即愈後不起乃於佛前刲臂祈以身代既卒椎心泣血死而復蘇者再伏地七日夜勺水不入口鄉里哀之既而游京師數年不歸交益廣以濟急扶顛危爲已任思有所建立卒不遇癸酉冬十一月夢登樓梯半力竭暗中有人挈之上上見月明如畫左右皆佛像孫宜人素衣挾蒲團立見之詫曰兒何爲來此佛前兩羅漢侍拜其右左以手招曰彼粥飯僧耳

何足爲汝師乃拜其左禱曰某半生落拓禱未竟忽旁一
人抄荅曰五載爲郎默思曰我未爲郎也復自續一語云
萬事在心羅漢乃命撿一蒲團隨宜人去寤意忽忽不懌
作佛前自懺詩五章十二月二十五日赴友人宴暮歸與
同寓友飲酒歡賦詩數首漏三下就寢忽嘔噦不能語黎
明卒矣於戲退庵與予親如手足誓以生死而予奉父兄
命爲兒女擇壻又重之以婚姻乃甫締盟予兄嫂遽相繼
歿癸酉予舉於鄉方謀贅壻於家以承親歡而先君忽逝
月餘退庵又逝自此愆期凡六七年直至庚辰始得合巹
成禮予痛念父子兄弟存亡之故與退庵生死之情加以
兒女合離歡戚時時嗚咽流涕而女最孝先君最所鍾愛
每爲壻述先祖父母鞠育之恩及予撫之教之之義壻亦
以其先人見背更日相對哽咽不能止初予兄嫂歿於高

郵先君挈家來天津是時予已將先妣及兄嫂三櫬扶歸暫厝天津乃率女及壻哭拜其墓以復其命而告成事焉於是壻再拜乞予爲文誌其父之墓予流涕許之而爲之誌曰退庵生於順治已丑二月二十七日以庠生游太學得年四十有五所著有勞人草此山中詩餘各一卷五七言古近體詩四卷輯經史百家事類名墨農數十卷娶季氏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司廉使諱誕生女子三俗生嵩生衡生俱庠生女一即適于氏者孫一尙幼名麒銘曰

嗟彼馮生爲蒼蒼牘亦云克灼爰誦爰讀顧維鴟鳶是嚇是逐白雲吐華孤蹤獨馥卓哉蔣子生彼華屋有珠在淵有玉在璞匪匱匪塗山川自煜天之高矣仰彼飛龍海之廣矣需彼培風君之生矣質彼蒼穹君之死矣奠此幽宮嗚乎邈矣流風曷窮

劉北固曰此誌寫得退庵俶儻欲活讀竟不勝車過腹痛之感

蔡叔謙墓誌銘

蔡靜子先生之子叔謙名學圃卒於戊寅冬十月朔年三十七時予客南昌靜子致予書述其子之生平并以其遺文與諸君子贈言示予請爲誌其墓按叔謙娶某氏子女若干自十一歲隨父出游磊磊負奇氣不應試好爲大言喜談兵所至賢豪長者莫不折節交之靜子嘗過安陸叔謙方十六歲游城北作記曰安陸舊承天府也明世宗父興獻帝分封於此世宗入繼大統因名承天丁巳秋予從父至此寓城北三元觀觀左有山從父登覽父歎曰此昔陽春臺也興獻帝嘗作陽春臺賦臺毀矣御碑尚存悚讀愴然欲涕九日復從游城北過白石橋不知何處又數十步見黃瓦破碎地上千萬片大石碑二長丈餘仰臥勒雙

龍升降狀無一字更前有大礎石闊盈丈數百列地皆宮殿柱礎由是乃知即王城內也折而東登崇峙山山前一碑倒地糞穢擁聚載與獻帝九日詠菊花詩父歎曰此昔重陽事也今若此吾與爾復何至此哉下山西行斷碑礎石如前結屋居者悉營卒或以黃瓦雜他瓦覆屋上或半覆茅半覆黃瓦或茅屋上更以黃瓦覆其脊如此蓋百十餘家其園圃門牆垣牖皆黃瓦皆礎石皆石碑皆石龍也老翁數人揮鋤種菜見子父子緩步低徊輟鋤相視於戲秦始皇築阿房宮焚於項羽與獻帝非秦比闖賊一炬遂至此哀哉又嘗獨走河北踰大行履王屋出首陽山南之靈寶遇李村之李沛生亦奇士延至家招賓客挾伎高歌酣飲十餘日結爲兄弟而去遂西游蜀至成都與李生書曰士生斯世苟得一二知己山川離別千萬里外時相懷

問亦足以砥礪生平寄託千古但某自悲十餘歲即習讀孫武司馬穰苴諸書稍長涉獵春秋左傳史記又從家大人游江東閩越徧歷齊魯燕趙時已及壯而學仍疎今二十有八年矣蓋不自悲其貧且賤竊念古之人如鄧仲華諸公年二十餘即能垂功名於竹帛者爲可悲也其他文字激昂忼壯原本忠孝類如此嗟乎數十年老成凋喪既盡即予等輩亦大半不得志以歿乃後起之英如叔謙者亦復何辜更夭折之而奪以去使人讀其遺文慨念身世死生今昔之故能不潸然涕下乎初予與靜子訂交京師在乙丑今十有四年乃復見靜子而靜子黧然黑髮白顏然老矣予方悲靜子之貧以老不意別數日而復喪其子也靜子與余書曰某奇貧兒憂某衰年缺養手自鋤闢荒山種茶四百餘株伏暑同工作操鐮穫稻薪乏烈日登山

樵採暮弗休或戴星月汲井秋旱躬桔槔灌芋田又竭力壅芋觸毒暑成疾遂不起是某以貧累兒至死餘生無益何不喪我而喪吾子哉予讀其書而悲之又見錢唐馮山公贈叔謙文云叔謙性孝友重然諾喜爲詩文尤好談兵事然叔謙才可用世宜磨礱以學問而乃易言兵昔張子厚少喜談兵范文正公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卒爲大儒予規叔謙無以加於文正而叔謙將來根極性命之學用則宏濟蒼生舍則垂教來世尚其子厚是師哉觀此則叔謙爲人可知而吾於山公之文更歎叔謙眞用世之才近代往往以儒者不知兵執其章句腐見貽誤國家而禍君父叔謙旣用志於此山公乃因已所不知而以儒者常談沮之使不獲深造以得其要今且死而吾又不能得其人與究其法以傳於後也豈不深

可惜哉銘曰

天既篤生奇英胡爲窘其遇嗇其壽俾不得以成名于嗟蔡生慧以貞魂魄毅兮驅長鯨章有芷蠡有衡春秋有代謝天地終無情誰歟壽者朝菌榮唯鸞與鷄飛騫鳴峨峨廬岳連荆衡孤原片石高崢嶸

汪武曹曰蔡君雖有志之士而無事可序入他人手未免寥落無精彩而或庵乃序之如此濃郁哲匠經營自有斡化生心之妙

廖處士墓誌銘

予乙酉游粵東有廖生瀛者持其先人柴舟先生所刻二十七松堂集謁予曰先君子讀先生文服膺十餘年矣歎服不去口日教瀛與後學錄先生文焚香玩誦恨未識先生面乃今先生至粵而先人適卒何不幸不得見先生一吐其胸中之奇以質其所未逮然又幸先生之來得以其

遺文請正以見其生平而因以求先生文以誌其墓則先人死且不朽言罷流涕手撿其集中謬相推許之言數則示予而長跪頓首以請予惶悚驚歎謝不敏既而讀其文卓犖奇偉矯矯絕依傍議論發前人所未發序事宗龍門詩新警雄逸字字性靈而其人品學術性情神態磊落浩然之氣畢露於行間於戲豈易得之士哉處士諱燕字柴舟廣之曲江人生於崇禎甲申時值鼎革廣東尚爲明守其後數更離亂破産食貧卒於乙酉是爲康熙四十四年得年六十有二十八歲補弟子員旣而棄去高隱當道莫不慕之而處士介然自守不肯事干謁肆力於詩古文能絕去近代陋習追蹤古人予耳處士名久未見其著作今始見之而處士已死於戲陰陽變化四時行百物生文之本也聖人畫卦造文字蓋假借以發其蘊而文章實不在

此作者不能仰觀俯察於日月寒暑山川草木鳥獸以及
聖人之禮樂政事歷代人事之變遷與一身之視聽言動
求之而區區求之字句之閒亦末矣故其於古人之文得
形而遺神知方而不知其無方乃今處士之文何其能得
我心之所同然也且夫脩辭立其誠聖人立言與德功相
表裏非爲娛目邀名欺世之具近日作者惟甯都魏叔子
先生言經濟卽可見諸用言道德卽其所能行而章法一
準乎古處士議論雖閒有高明之過然實可繼魏先生以
不朽乃處士語人曰叔子先生後惟王崑繩一人崑繩之
文汪洋無涯變幻百出直欲駕唐宋元明而上嗟予何敢
當處士之過譽哉顧以予之落拓見棄於時而萬里外有
知已如此及親至其鄉見其子而其人又死悲夫悲夫子
生平知已不過二三人皆先我而死處士未謀面亦死粤

中高士屈翁山陳元孝亦死梁太史藥亭亦於是年三月死粵中虛無人而海內老成凋謝又不獨粵中為然予倀倀然獨立天荒地老俛仰無聊一無所成於天下徒以文字表彰忠孝遺逸而悲歌忼慨呼天而莫之應則誌處士之墓而不禁潸然涕下也孰知予之心哉孰知予之心哉

處士祖父母某父母某元配鄧無出繼亦鄧生子三瀛湘清瀛庠生能世其學湘殤清幼女子子三銘曰

乾曜三光坤列九垓造物奇譎風雷水火山澤草木鳥獸各別終則生人為天地心代之喉舌經之綸之煥乎文章六字有截嗟爾蒙蒙不知其本求之殘缺此道在人乃化之根不可斷絕處士廖君嶺海奇英鍾茲滴血磅礴萬古睥睨百氏雷轟岳嶂覷彼齷齪大兒小兒何堪一擊天賦之才又恐其張磬洩丹訣遂奪其年留茲真宰歸諸寥泬

嗟哉廖君惟我與爾心解神悅白日昭昭幽扃漠漠靈虛洞澈千秋尙友矧在同時何須面詰九原可作漭彼埃風招搖獨揭

孔東塘曰粵東雖在海內而嶂嶺阻絶文教不通若無能肆力古文追蹤漢魏是又不但如三子之詩能崛起一代也文奇矣而能如我或庵萬里乱波如羅浮之蝴蝶不以山川間隔形影則又奇之奇者也

徐雲若墓誌銘

予聞東南多隱君子已卯至吳故老皆無存者有醫隱曰徐雲若卒於前一年十有二月其生也以丙申之八月嗚呼何爲其然也按狀君始祖諱棋宋汴京人靖康之亂遷於吳十五世祖諱達佐元時隱居刻志力行不仕張士誠據吳益韜晦明初屢薦不起後聘爲建寧儒學司訓考諱自立母某氏君生而穎異好學志識卓犖不羣及長棄舉

子業遭寇亂家毀慨然曰當今之世欲濟物謀生以養親者其唯醫乎是時君父母俱存貧無以養乃學醫久之術益精每力斥庸醫習說不顧疾應手解人皆以爲神遂大行君爲人孝友尚義與人忠晨昏甘毳承歡無間父歿哀毀踰節愛其弟甚篤撫訓弟之子如子人有善揚之恐後或正色直言其非而患難竭力周還無所辟徐俟齋先生者名枋明壬午舉人隱山中四十餘年以歿與君善多病君每攜藥入山視之歲凡數四以爲常寧都曾青藜寓於吳北游客死一女五齡君撫之長而嫁之其孝義爲鄉里所重而力足以濟之者醫也君之識顧不偉哉初君始祖諡靖節及十五世祖當元末與高人逸士往來贈荅篇章曰金蘭集久散軼君力蒐討網羅復成書疾革猶託其友

梓行嗚乎源之深者其流長根之固者其枝榮栗里之隱以其祖也下邳潛匿亦以祖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君之祖亦遠矣厥德復何愧乎君諱仁彝别字曉石年四十有三配談氏張氏俱無子弟之子承顯爲之子承顯請予爲其墓之誌謹按狀誌之如左而爲之銘曰

貧而孝養莫豐焉窮而惠澤莫宏焉兼斯二者而善其術舍良醫其曷從焉嗟哉徐君節之貞也維君矢之波之靡也誰其砥之人之疾也君能已之天之疾也誰其起之君今歸矣誰其死之

吳孝廉墓誌銘

安平吳君奐若諱璠癸酉與予同舉於鄉三上公車不第辛巳卒癸未其兄爾錫來京師請予誌其墓流涕謂予曰吾弟負異才讀書過目即成誦五六歲日記千餘言十三

補弟子員年十五經史無不通時藝滂沛横溢不可遏止未弱冠名聲大振試輒十數藝半日立就學使莫不驚歎每試必冠其羣文競傳寫吟誦詩賦初宗六朝後乃進於漢魏盡焚其前所爲文其於彖緯山經地志兵陣風角浮屠老子之書無不究陸博呼盧聲伎狗馬神仙劒術以及荒怪不經之説無不好高傲簡肆不事繩墨豪於酒往往駡其座人耳熱酒闌仰天歌嘯意豁如也嘗與余讀書申旦倦則酣飲擊劒歌呼爲笑樂或論古人忠孝大節及抑鬱不平事輒滿引痛哭忽忽不懌罷去嗚呼以吾弟之才而卒鬱鬱不得志以死豈非天乎夫高才早死如王子安李長吉及近代吳明卿侯朝宗者何代蔑有然卒不能掩其精光湮沒其名者以其文章自不朽也吾弟雖負才而志識高遠凡所作俱自謂不足傳不自珍愛棄去又不知

天之不假其年而及時策勵收拾以成一家言乃今一旦忽焉以死不但不能獲厚於天即求如古人之高才早死而卒以傳者亦不可得是可悲也言罷復欷歔泣下而拜手以請曰子立言可不朽者能以子之言存吾弟之名乎予唯唯謹按狀君候補內閣中書舍人祖諱恂明諸生崇禎戊寅死深州之難累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考諱本植順治戊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門宜人馮宜人君馮出也兄玠弟珊妻張氏子一元亮君生於康熙丁未得年三十有五其卒也以下第抑鬱成疾遂不起蓋自甲戌以後文體大壞以當事者欲變庸腐爲高古而不得其道凡遇支離謬戾不可解之文即以爲奇才而悉拔之前列又擇其尤不可解者以魁天下於是天下習爲荒經蔑理無文義之體以爲科名捷徑而眞才夙學不肯

與時俛仰如吳君者率顚仆困躓而不遇然此尙以文也乃變而愈下并支離謬戾之文亦不可得而婉變突弁者且比比使吳君不死其感憤更何如乎嗚呼世之尙僞久矣人以僞顯學以僞傳才以僞舉文以僞售僞者福之基僞愈甚則福愈大一眞則患隨之非禍災即夭折幸而不禍災不夭折亦必困阨終其身老死而後已噫其時使然邪其命邪乃爲之銘曰

吳君之生天所妬也誰其使之慧以悟也即玉成之窘其步也胡爲天之溘朝露也天乎天乎究何故也我爲斯銘君其祚也

康壬謀曰前段借其兄口中語以出孝廉生平奇狀後段嘆息痛恨於科名之始末如黃河之水直下龍門怒濤激浪排空而至似亦窺見今日造物者然然而謬種流傳誰之始也誰之咎也

李夙公文學墓誌銘

李文學名在公字夙公順天府庠生其先自松江遷京師高祖以上無傳曾祖諱恩祖諱鈞世爲太興人考諱亘材素長者妣阮氏君以明崇禎壬申生卒於今康熙壬午得年七十有一卒之前予數視君疾神明淸炯自謂胸中爛然無所累但恨無嗣得予文傳我無恨矣以藏書八冊贈余余流涕受而許之君篤孝事親如嬰兒敦古道渾渾然良易以直言必忠信終其身不易爲文雅粹絕時蹊不售肆力經史百家尤喜讀漢書授徒甚衆妻張氏實生一女先君卒君不再娶女適庠生錢紹祖久之亦卒君哭之慟曰悲夫予之命也予既無子一女復不能存天乎何尤老益貧依其甥溫燕以居至是卒嗚呼以君純德篤行不遇於時窮老放廢而復斬然無子以死也甯不悲乎初予方五六歲從兄汲公受句讀兄未弱冠與君善君長予兄五

歲及余兄弟奉母南下輾轉江淮垂三十年而予乃復歸里時夙公已過半百故人死者十八九相與握手垂涕太息因憶當年予兄與同學諸子往來講習課文藝予輒侍左右風雨寒燈樽酒歲時飲讌予從傍嬉戲啖果餌爲笑樂歷歷如昨日俯仰生死忽焉隔世方幸予兄未老夙公尚存期以餘年采山其老乃不數年予兄亦死今且十年而君又死嗚呼予亦老矣兄弟故人俱捨我而死予更不知後死何時而予又何以生爲哉乃流涕誌其墓而爲之銘曰

嗟哉彼蒼爲醉爲醒胡然而廢胡然而與孰與爲勸孰與爲懲儻亦不能以自主何晏然於上帝之威名君旣生遭其顚踣死甯更躓乎幽冥我爲君告題幽扃山高水長覜茲銘